

柯克

一系列谋杀大案在佤城神秘地

发生，侦探柯克迅速出动，在现实与

梦幻的边缘与『我』结伴，共同进行扑

朔迷离的欲望追踪。诗人江山在遭到

自己崇拜的女人的愚弄后成为梦幻

杀手；青春少女因克制不住的嫉恨而

萌动杀机；被谋杀的死者从天国写来

了信件；黑帮头子之间为了一个女人

而互相追杀……

本书系著名作家刘继明最新力

作，语言深沉有力，情节奇幻迷离，溶

入人生情感与侦探推理为一体，极富智

性、诗意和理趣。

刘·继明／著

或我经历的9桩案件

金

勒

提

作

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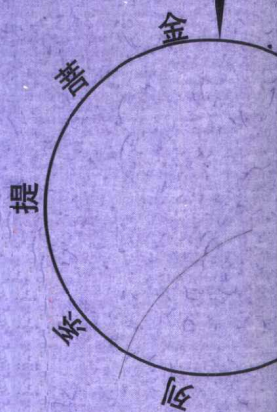


群众出版社

柯克

或

我经历的9桩案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柯克或我经历的 9 桩案件/刘继明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1998

(金菩提系列/丁帆主编)

ISBN 7-5014-1801-2

I. 柯… I. 刘… III. ①侦探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 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7830 号

柯克或我经历的 9 桩案件 (金菩提系列) 刘继明著

责任编辑: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王焰华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533344 转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印 刷: 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 页: 3

字 数: 168 千

印 张: 7.625

版 次: 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801-2/I. 721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0.50 元



刘继明,1963年生于湖北石首,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小说和诗歌创作,九十年代初以一系列被称之为“文化关怀”的小说引起文坛瞩目,并被评论界誉为“新生代”的代表作家。主要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我爱麦娘》、长篇小说《仿生人》及长诗《死亡书》等。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

目	录
录	

第一桩案件

1

……“我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的。”……那个人就像一个沉重的麻袋结结实实地跌倒在了值班室坚硬的水泥地上……你以为我忍心赚一个快要死的人的钱吗？……现在，我是一个等死的人了……；当我终于攀上井沿，回头看看深不可测、黑洞洞的井底时，的确有一种从地狱里逃出来的感觉……漆黑的地窖里无人应声，仍旧是一片深不可测的寂静……

第二桩案件

15

……吴强听见身边的柯克突然指着前面的一人大叫了一声：就是他！……当吴强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警察时，这个叫冯青的女人就破门而入闯进了他的生活……那个叫王朝的男人也许就是这样飞到马莲手中的一只苍蝇……直到那种令冯青渴慕已久的高潮随着一个叫彭韬的男人的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将她冲刷、填补、湮没，她才会大彻大悟……他觉得冯青简直就像一剂鸦片，使他把做爱当成了一种疯狂而不是轻松的游戏……他目瞪口呆地看着床上躺着的那两具尸体，恐惧到了极点，脑子一片空白……

第三桩案件

46

……杀人案我见的多了，但我听了他杀人的细节还是毛骨悚然……在柠檬色窗纱或灯光的映衬下，充满了某种虚幻色彩……投案者苍白失血的脸在黑暗杂乱的房间里游离飘浮，像一个幽灵，令人触目惊

心……面对沈露这样的一个出类拔萃的艺术女性，很少有人不动情的……我让江山亲眼看了我和沈露做爱的录像带。整个过程我做得从容不迫，一丝不苟……每当我看到那些眼里燃烧着欲望之火的男女在饵城的大街上匆匆奔走，我就感到恐惧极了……她们的睡态既丑陋又美丽，像一丛丛血红的罂粟，在我的梦中缤纷怒放……

第四桩案件

76

……刚刚发生的一场人命案，使儿童乐园方兴未艾的“太空旅游热”几乎一下子从“沸点”降到了“冰点”……这的确是个容易让人心动的漂亮女人，丧子的悲痛也不足以将她身上的风采磨损毫分……“依我看，你甭查了，准是那女人干的，”……柯克瞄了一眼那纸条，是一张人工流产的医疗处方，上面写的是“马兰”……地上躺着一个人，脖子歪着，像被摔断了似的，整个脸都被鲜血糊住了……“李舟干吗要杀害他儿子呢？”……

第五桩案件

108

……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马兰小姐，看见她的手指在琴键上显得十分紊乱，仿佛一群受惊的小鸟，……阿贵看见司马牧师的五官因剧烈疼痛而扭曲，变得惨白……这样富于魅力的年青女子身上什么奇迹不可能发生呢？……白灵小姐就这样从弭城奇迹般地失踪了……她的裸体美丽得惊人，每一寸肌肤都温婉如玉，白得耀眼……江山觉得整个工程像一片泥淖，他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他感觉到这个人蹲下身来，伏在他的脚边，身体微微地颤抖，声音也微微地颤抖，仿佛在呻吟：我爱你……牧师……

第六桩案件

146

(一个死者的来信)

……这注定是一桩查不出任何结果的案件；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谁是杀死我的凶手……我是一个以梦为生的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生活基本上由写作和做

梦这两大内容构成……对于梦中的沉沦，现实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靠梦本身才能拯救……我听见她一边呻吟，一边大声说：“疯狂做爱，不要孩子……”……我感到有一道冷飕飕的目光从背后的某个地方，射到我的椎脊上，我顿时像被利箭射中似的，浑身无力……在向某个比梦更幽深、更寥廓的地方坠落下去的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嘟囔了一句：见鬼，这是那个叫刘继明的丐帮帮主期待的结局吗？……

第七桩案件

173

要是咱们自己不说，谁知道它是支玩具枪？……突然，他从腰间摸出那把玩具枪，顶住女郎的腰，咬牙切齿地说，你干不干？不干老子毙了你！……乔丹做梦都想当一个时装模特儿，……其中一个高个儿从腰里拔出一支手枪对准她，压低了嗓门喝道：把钱交出来！婊子养的，别逼我杀她……已首先看见枪口里冒出一缕乳白色的烟雾，接着，他看见柜台内的那个女孩像电影中的慢镜头一样缓缓倒在地上，洁白的额头赫然出现了一个罂粟状的弹孔……

第八桩案件

187

……当帮主和露露小姐手挽着手，双双出现在“飞虎队”经常聚会的老枪酒吧的包厢里时，庄子几乎大吃了一惊，但同时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老兄啊，你把帮头给得罪啦……他觉得从未泡过像女歌手露露这样叫人销魂的马子……不就是为了一个女人么，难道他真的会把我的脑袋削掉不成？……现在，我已经变成萧长春的仇人了……别说打死他一个大活人，即便是一只蚊子，也难以逃过他的枪口……子弹从庄子手中那支崭新的五四式手枪的枪口飞了出去，在空气中划了一条漂亮的弧线……

第九桩案件

198

……他想起了曾经见过的一张照片……如果不是躺在更衣室内的那具尸体，一切平静如常，根本不像刚刚发生过一场可怕的凶杀案……“我敢打赌，一定是那帮坏蛋用迷魂药把罗卉糟蹋后，又弄到游

泳场害死的……”……真实的罗卉比方姝还要高傲自信，在内心里，她才是真正的公主……她感到那种一直尾随着她的恐惧像一只蜥蜴那样悄悄攀上了她的脊背……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块石头，像长了翅膀一样向方姝的头上飞去……

时代喧嚣中的智性之诗

221

——刘继明访谈录

曾军 李骞

第一桩案件

当时，柯克刚从警官学校毕业，在珥城市郊一个叫钱庄的小镇派出所实习。有一天快半夜了，柯克在值班室里昏昏沉沉，感到眼皮重若千斤，不知不觉地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面前摊开着一本红色封皮的《爱伦·坡短篇小说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这是柯克反复阅读的一本书，书的颜色已经很陈旧了，但奇怪的是，他每次阅读这本书都像是第一次翻开它，书中的故事对他来说始终是新鲜的。他永远弄不清自己是第几遍阅读这本书。此时此刻，他刚把其中的一篇《莫格街凶杀案》看到一半，即故事发展到最扑朔迷离的阶段时，由于瞌睡的骤然袭来，他的阅读不得不暂时中断了。因此，他实际上是带着一个被搁置的悬念猝不及防地跌入睡眠的。但出乎意料的是，入

2 金菩提系列

睡之后，他及时在梦中读到了这个案件真相大白的部分。悬念应刃而解。他记得故事的最后一句是：

“抹杀事实，无中生有。”

而当他从睡梦中惊醒，翻到《莫格街凶杀案》的结尾时，发现梦中的那句话同书上的最后一句完全重合了。

“我是被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惊醒的。”柯克说。那会儿，天刚拂晓，夜色像一支战败的军队正在悄无声息地撤退，窗玻璃被露水浸得灰蒙蒙的，一切迹象表明，一个与喧哗闹市截然不同的宁静的效区黎明即将尾随而至，但敲门声就在这时突然响起，它仿佛一把锐利的斧头，将实习警官柯克的睡梦一下子给捣得支离破碎；敲门声如此猛烈，以致值班室那扇破了一条缝来不及修补的门似乎快要裂开了。

滞留在梦境和现实边缘的柯克一阵心惊肉跳，他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摸了一下屁股上的手枪，向门口走过去。他的手刚挨到门闩，门就哐当一下子开了，他来不及反应过来，便看见一个人迎面向他撞来。他仓促地往后躲闪了一下，那个人就像一个沉重的麻袋结结实实地跌倒在了值班室坚硬的水泥地上。

那个人跌得不轻，躺在地上呻吟着，爬了几次也没爬起来，像一只受伤的螃蟹。柯克犹豫了一下，走过去扶起他，借着浑浊的电灯光，柯克这才看清是个约莫四十来岁的男人，胡子拉茬，赤脚，腿上和胳膊上到处都是伤痕。由于紧张或恐惧，满脸失魂落魄的神色，当他看清柯克后，便像碰上了救星似的，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叫道：救救我！

他说着，仿佛要昏过去似的，身体软绵绵地往地上倒。柯克再次扶住他，将他拽到一把椅子上坐下。别紧张，柯克一边安慰，一边沏了一杯热水递给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慢慢说。

那个人呷了一口水，才镇定了一些。但他在向柯克叙述事情经过时，说话仍然颠三倒四，显得心有余悸。

柯克让他一边喝水一边说。好吧。那个人听从柯克的建议，仰起脖子一口喝光了杯子里的水，用肮脏的衣袖抹了抹嘴巴。请再给我来一杯。

接着，那个人就对柯克讲述了下面的经历。

我叫王胡，是黄金海岸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租车司机。我是今年三月份才从珥城公交公司跳槽过来的，你知道，黄金海岸的月收入比公交公司高出五百多。我老婆是个瘸子，没有正式工作，我爹是个瞎子，八十多岁了还活着，每餐吃三大碗饭，比我的饭量还大，我儿子上初中一年级，每学期的学费上千元。我一个人身上压着这样三座大山，不得不精打细算。

当然啦，这只是促使我跳槽的原因之一。公交公司虽然工资低，毕竟是铁饭碗。促使我最后下决心跳槽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我碰上了那个算命的瞎子。那是三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开的那辆老掉牙的夏利车在城南天桥下面又抛锚了。我钻到车轱辘下忙乎了半天才修好，从车底下爬出来后我点燃一支烟，吸了几口，正要回到车里去时，那个瞎子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突然拦住了我。天桥下聚集着不少靠给人算命为生的瞎子，但那都是些骗钱的把戏，我那八十多岁的老爹有时候也偶尔来这儿骗点零用钱花一花。我从来不相信那一套。可那瞎子堵在我的车门口，非要给我算一卦不可。他把卦盒堵在我的胸口，像一个拦路打劫的人。

算一卦吧，师傅，我精通易经八卦，保证你不会白花这笔钱。这个年纪不到三十岁、看上去斯斯文文、像个知识分子的年轻的瞎子睁着两只青光眼，像明眼人那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但不

算这一卦，你肯定会后悔的。他的语气与其说是乞求，倒不如说是威胁。按照我惯常的脾气，碰到这种人，我早就一掌把他拨到一边走人了。可我想到我的老爹没准也是这样向人行骗的，便改变主意，鬼使神差，真的算了一卦。

瞎子简单地问了一下我的生辰八字，开始闷头掐算起来。他掐算了差不多半支烟的工夫，才抬起头来，从容不迫地对我说：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的老婆是个瘸子，你的老爹像我一样双目失明，有时也干干我这一行，但他其实对阴阳五行一窍不通，也就是说，他像绝大多数靠算命为生的人那样是地地道道的骗子。当然，我是一个例外……瞎子说到这儿，两只青光眼再次像明眼人似的落到我的脸上。他的目光澄澈如水，仿佛一面镜子能照见我的五脏六腑。这使我突然产生了一种怀疑：也许他不是瞎子，而真的是一个明眼人吧？

现在，该轮到你了。这时，我听见他面无表情地说。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你叫王胡，今年 38 岁。让我看看你的前世……他的声音突然降低下来，沉吟了一会才说，那时候你是一个以打劫为生、威震八方的绿林好汉。死于你刀下的人不计其数，而你现在的老婆和老爹就是其中的两个。你前世欠下的债今世必定要偿还，所以你要为养活他们劳碌终生，但现在，你欠他们的差不多快要还完了……

这是什么……意思？我哆嗦了一下，不由自主地问道。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瞎子说，你很快就要大难临头了。在你 38 岁生日到来之前，你会遇上一件你在前世干过不知多少次的事……

这是什么鬼话！我被瞎子神神道道的话惹火了。我正打算扔掉这辆破夏利，跳槽去另一家公司呢，我说，你这不是存心晦气

人吗？

命中如此，信不信由你吧。那瞎子说着，盖上了卦盒。我也不愿意这样。你以为我忍心赚一个快要死的人的钱吗？他说，不过，你可以到你想去的那家公司试一试。树挪死，人挪活，至于能不能逃过这场劫数，就看你的造化了。我今天不收你的钱，如果你逃过了，再给我不迟，我每天都在天桥下。如果逃不过……就当给我给你烧了纸吧，这也是我和你前世的缘分……

瞎子说完，向天桥的另一头走去。那儿，又一辆汽车抛锚了。

老实说，对那个瞎子的话，我一开始还有些心神不宁，但我并没有太放在心上，过后不久我就差不多忘记了，倒是第二天我便打定了跳槽的主意。一进“黄金海岸”，我就开上了一辆漂亮的红色桑塔纳，车是刚买的，浑身发亮，开着它别提有多神气了。当了十几年的出租车司机，我还从未感到这么扬眉吐气过。领到车的当天，我带着全家人在马路上兜了一会儿风，我的瘸子老婆、瞎眼老爹和我的儿子在车里眉开眼笑，也从来没有像这么高兴过。一直到昨天早晨起床时，我才突然想起几个月前那个瞎子的话。他说是在38岁生日来临之前，我会大难临头么？可今天正是我的38岁生日，我老婆一大早就把家里仅有的一只母鸡杀了，我的瞎眼老爹也在昨天劈好了煨汤的木柴，准备今天煨好汤我出车回来时吃哩。因此，我是带着嘲讽的心情想起那个免费给我算了一卦的瞎子，走出家门去出车的。

下午六点多钟时，我打算收班了。我想早一点回家喝鸡汤。我仿佛闻到了瓦罐里冒出来的鸡汤香味。我的涎水都快掉下来了。那会儿，我的车正开到城西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再过两条街，就到我家了。但刚拐一个弯，路边又有人拦车，我只得不情愿地停下了。我琢磨，跑完这趟，即使碰上市长叫车，我也要回家啦。

拦车的是两个男的，一老一少，老的约莫五十多岁，少的约莫二十多岁，看上去像父子俩。

去钱庄。那小伙子在驾驶座旁边的位置上坐下后吩咐道。

我听了一愣。钱庄在郊区，跑一来回少说要两个小时。你们还是另外叫辆车吧。我说，松开了刚踩上去的油门。

怎么，不愿意去？小伙子瞪了我一眼。

不是不愿意去。我支吾道，我今天有点事。

我们也有事，你总不能把我们赶下车吧？小伙子口气生硬地说。

我不赶你们，可我得回家了。我说，我老婆把鸡汤煨好了，等我回去喝哩。

鸡汤晚一点照样喝。这时，坐在后面的那老头忽然说了一句，给双倍钱也不去吗？

我从反光镜里看见老头说这话时表情似乎有些诚恳。他手里拿着一条大麻袋，看模样，像是去郊区采购货物的菜贩子或来城里卖完东西急于赶回家的农民。

我犹豫着，一时很为难。踌躇再三，我只好同意了。好吧。我咽了咽口水说，重新踩动了油门。

钱庄我以前来过几次。但那还是我在公交公司开夏利车的时候，开桑塔纳以后还是第一次。桑塔纳的车速比夏利快不少，加上我总想着早点赶回家喝鸡汤的事，不断地加码，才跑半个多小时，便快到钱庄了。

停车！离钱庄只剩下一公里左右时，我身旁的小伙子突然叫起来。

怎么，就要下车吗？我急忙刹住车，环顾着荒无人烟的公路两边说。